

散文 随笔

妈妈的爱永伴我一生

余萍

2岁时，会乱跑的我突然发高烧，立即被送往医院，医生说：我患小儿麻痹症，生还率不高。同我一起住院共有3个小孩，同样患小儿麻痹症，2个小孩不久就走人了，只剩我一个还在奄奄一息，医护员索性把我一齐被安置在停尸间，妈妈不信我会死去，一直守在我身旁，1岁妹妹只能养在家，由佣人照顾看护，妈妈在我身边哭了一个整夜，一直关注，我的呼吸出入之气，我不能动弹也不能哭泣……忽然间妈妈看到我的一个手指微微软动，妈妈满脸泪水立即高兴地呼唤着医护士……我有希望了，妈妈更是泪如雨下，妈妈抚摸着我的脸、我的手、我的腿，妈妈短暂的兴

致突然又消失了，她发觉我的两腿不能动弹……

带着沮丧的心情，妈妈泣不成声地抱我回家，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让我很快康复，但是，看着我不能站立不能走动，非常伤心每天总是热泪盈眶。直到我4岁时，妈妈忍心地把托寄在梭罗“残疾儿童基金会”去疗养、去学走路、去学自理。我一个人被留在医院里，离开妈妈我哭的流出鼻血，紧紧抱住妈妈不放，妈妈腿脚发软，忍痛眼睁睁地目送着医护人员把我抱走。

医院里我哭闹了几天，哭得累了，慢慢平静下来了。那里有很多很多小朋友与我同病相怜，友善地与我做伴，拉我一起

架子支撑的鞋子，教我试穿并开始练习走路，教的人很严格，不管我哭的如何，照样教我学站立，照样学走路，哭了没人救我，哭着哭着慢慢习惯了，不知不觉不哭了，脚腿也适应了鞋子不疼了，苦练让我学会用两个拐杖走路了。妈妈每天抽空去医院看我，但不敢见我，怕我闹情绪，只能从窗口看我学游泳、学爬绳子我爬的很高。看到我哭着学走路，妈妈只能在窗外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。每次医护员分发给大家花生米、莲雾果、粒粒糖果时，我知道妈妈来过，我不由自主地哇！哇！大声哭泣起来……

确信我学会了走路、学会了自理，妈妈就把我接了回家，那时我7岁了。隔天妈妈带我去医疗所给我扎耳朵眼，给我戴上美丽耳环，还带我去理发店给我剪男装，哇，很是帅气！妈妈很简朴且尽力给我化妆。不日，妈妈给我穿上“新民学校”校服，帮我穿“鞋子”，我持两个拐杖、带上书包，走路上幼儿园。老师向小朋友们介绍，小同学们个个好奇地围着我，看着一个与他们不一样的新同学。

有一天我对妈妈说：妈妈有个朋友对

我不好，不借给我橡皮，以后我也不愿意借给她颜色笔了，妈妈却对我说，不论你的朋友对你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好好对待他们，颜色笔我会再给你买的。妈妈的话我想了很久很久，为什么？；又有一次妈妈对我说：别人会做的事，你一定也会做得到，你明白吗？妈妈给我买了三轮脚车，尽力帮我学踏脚，把我两腿用长布包裹，但我始终学不会踏脚车，妈妈就改换教我学踏缝纫机，当时还没有发动机，要我用脚踏踏板，我从小就学会缝制游泳衣，因为妈妈每天教我去对面游泳池锻炼身体，每次我就有自制的新的游泳衣可以穿那我好高兴。妈妈在家开乳罩厂，当时的乳罩两边有花纹，员工们总要先用铅笔画构图，再用缝纫机顺着画笔来完成，因为我很会画画，我能直接缝纫构成图案，妈妈就教我替员工们缝制构图，我也很乐意，那时我读小学，放学回家我就缝构图至到晚间，供明天员工们备用，这样成品会显得很净洁。生活已把我的一切努力、一切付出，加倍回馈于我。我很感谢妈妈给我的身教。

学校封闭时，我们都失学了，我有

三个好朋友，一起学习，一起种花，一起办理回国手续，爸爸妈妈也不得不同意，回国手续很快就办好了，当时我才16岁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很勇敢、很爱国，我记得妈妈每天晚上一边哭一边给我缝制回国服装，我也记得当时我看到全部的春夏秋冬服装都装进在一个大木箱里，我们是坐船回国的，再把木箱教男工用大绳子紧紧地绑住，绑的很整齐……3个朋友纷纷动身了，不知何故惟独我总没有任何动身信息？至到最后爸爸告诉我说，我不能回国了，船只已开航了……

孤独的新生活开始了，我开始和妹妹学做经济，卖糖酸辣水果包，赚点钱也高兴的不得了。后来正实做婴孩成衣，推销时商店里的印度或印尼老板，对我们很好奇，就问：“为什么你们华人，小小年纪就学会做生意？”“因为我们都失学了，华人学校被封闭”原来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……

后来我恋爱了，妈妈听了又惊又喜，满脸泪水激动地说：这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应该感恩！

（梭罗）余萍

